文房肆考圖說

文房肆攷圖說

目錄

練水唐秉鈞衡銓氏纂

卷之六

文章攷

檄　露布　公移　碑

誄　弔文　祭文　行狀

逸事狀

墓壙塔碑碣磚板之誌銘表文記諸辨

神道碑碣　墓表即神道表附阡表殯表靈表

墓誌銘諸式

謚法之設義取勸善戒惡

五言排律

文房肆攷圖説

嘉應曾錫璜渭英

世執秦劒泉老先生　文安沈夢齡卜周

顧星橋老先生　鑒定　武進錢維喬樹參　同參

長洲胡　梅元理

家先生桐園公閲　練水唐秉鈞衡銓　纂

姪　國潤民法校

第六卷

文章攷

文章名義

文章二字。乃假借以爲著作名也。易繫辭云、物相雜。故曰文。文者、會集衆綵以成錦繡之謂。故合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者。亦謂之文也。章者、樂之竟爲一章。考工又云、畫繢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詩疏言成事成文曰章。著作之稱文章。義取諸此也。十三經載道之文章也。廿一史垂鑑之文章也。楚騷漢賦。以迨三國六朝唐宋源遠流分。文章體變。代多一代。究不越乎眞文忠公所云辭命。議論。序事。

詩歌四者而已。然文必視乎其人。其人而爲正人
君子。則其爲文章。與聖賢理合。上不離乎經。下可爲
後世訓。人文並重。歷久彌光。苟非其人。文章雖工。而
得寵乎當時。傳乎後世者有之。若論品衡詣。則不能
與文並莫矣。甚矣。文章似僅係乎人材。實關乎道德。
其理豈淺纖哉。蓋言者心之聲。立言必本心術。是文
章者。實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未論工拙。先以
明義理切世用爲得。學攷宋儒。尚衹以文章稱之。未
有以古字冠者。自明月峰鹿門伯敬輩選本稱爲古

文。嗣後因之。遂以明代取士。於經命題。制有時藝。故直指為古。以別今之經義耳。夫古文名式多端。體裁各異。秉鈞讀古。而編古文諸體。解釋題義。以示體裁。竊念讀書務期致用。家修而廷獻。入詞垣叅翰。當先思為朝廷効文誥之勞。畧倣呂成公文鑑編次。而以詔勑為首。列書思敷奏人臣之職。故上書次之。濡墨含毫學士之業。所以終以諸體焉。至於時藝。秉鈞另著有時文譜。諸題作法。若詩。則有歷朝詩鈔說體。

詔者。昭也。告也。三代王言。見於書者曰誥曰命曰誓。至秦改之曰詔。歷代因之。兩漢詔辭。溫厚之情。典雅之致。每於散體文中見之。六朝而下。文尚偶儷。亦稱莊貴。東萊呂氏云。詔書或用散文。以深純溫厚爲本。或用四六。須下語渾全。不可新奇華巧而失大體。西山眞氏云。王言之體。以書之誥誓命爲祖。而參以兩漢詔令。近代二體。恒兼用之。一

敕者。飭也。勅也。使之警飭。不敢廢慢也。戒勅爲文。實詔之切者。虞書君臣相勅。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

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勑誡勑者謂勑刺史太守也漢之戒書即戒勑也唐之用勑甚廣有發勑勑旨勑牒諭事勑書其辭有散文有四六宋勑或用之於獎諭非勑初意矣明制差遣諸臣予勑行事備載職守申以勉詞凡褒嘉責讓並用勑詞皆散文六品以下官贈封稱勑命始用四六古文之代變猶三代之尚忠尚質尚文之不同也

誥者告也按周官太祝六辭二曰命三曰誥考之於書命者以之命官若畢命冏命是也誥則以之播告

四方。若大誥洛誥仲虺之誥是也。周禮。用誥以會同諭衆。漢承秦制。有曰策書。以封拜諸侯王公。有曰制書。唐宋用之。謂載制度之文也。其詞宣讀於庭。皆用儷語。故有敷告在廷。敷告在位。敷告萬邦。誕揚贊冊。誕揚丕號等語。若其命官。則各賜印綬而無命書也。唐世大賞罰大除授。則用制書。發勅者。授六品以下官用之。即所謂告身也。宋承唐制。其曰制者。以拜三公三省等職。便於宣讀而辭必四六也。誥則或用散文。以其直告某官也。宋始命庶官。追贈大臣。贈封其

祖父妻室及既謫有罪凡不宣於庭者皆用之故其文甚多然考歐蘇曾王諸集通謂之制蓋當時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名統諸詔命誥七者而言明制命官不用制誥惟三載考績則用誥以褒美五品以上官贈封其親及賜大臣勳階贈謚皆用之其詞有散文有儷語六品以下則用勅命其詞亦兼二體自唐以來中書省掌之西山真氏云制誥皆王言貴乎典雅溫潤用字不可深僻造語不可尖新文武宗室各得其宜斯為美矣

諭告者。春秋內外傳所載周天子諭告諸侯之辭及列國應對之語也。周官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曰祠。若伊尹祠於先王而告之是也。曰命。命神之畀者。若命龜命筮是也。曰誥。告神之尊者。曰會。若會同之盟誓。曰禱。若子疾病。子路請禱。鐵之戰。太子禱於文王康叔是也。曰誄。若疾病誄以祈免。大喪遣之日。讀誄以謚是也。大祝雖職事鬼神而六辭亦用於人事。策命掌於內史。誓誥掌於士師。皆所以代王言也。以書攷之。若湯誥甘誓微子之命之類是也。東萊呂氏曰。文章從容委曲而意獨至。惟左氏所載當時君臣之言爲然。蓋繇聖人餘澤未遠。涵

養自別。故其辭氣不迫如此。

璽書　璽信也。印章名。古者尊卑共之。秦漢以來。天子書用璽以封。故曰璽書。皆玉螭虎紐。皇帝六璽。臣下始避其稱。文帝嘗賜南越趙佗璽書。佗愧感頓首。稱臣納貢。至今讀史者。未嘗不三復書辭。以欽仰帝德於無窮也。夫制詔璽書。皆曰王言。然書之文。尤覺陳義委曲。命辭懇到。能盡褒勸警飭之意。

冊書　者。符命也。漢書天子所下之書有四。一曰策書。注曰。策書者。簡編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維

年月日。以命諸侯王公。若三公以罪免。亦賜策則用一尺木而隸書之。又唐百官志曰、王言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則用之。說文云、冊諸侯進受於王。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當作冊。古文作笧。蓋策冊二字通用。至唐宋後不用竹簡。以金玉爲冊。故尊謂之冊也。若其文辭體制。則相祖述云。

批荅

蓋閱臣下章疏之意。而批以荅之。異於詔之宣達君上之意也。唐學士初入院。試制詔批荅共三篇。文鑑輯批荅詔勅各爲一類。可見矣。唐史載太宗之

卷劉注此自手筆。今觀辭意。誠然。至若宋昭陵之六尚賜等則皆詞臣之撰進者也。

上書者、人臣進御之書也。古人敷奏諫說之詞。皆矢口陳言。未經筆札。劉彥和謂言筆未分。此其時也。降及七國。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初改書為奏。而漢文時賈山陳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其體即上書也。

章表之為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國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課實。以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

要而非畧。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僞慶遷。必雅義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惻者。辭爲心使。浮侈者。情爲事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脣吻不滯。則中律矣。表者。明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於上也。三代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爲表。漢代因之。竊嘗考之。漢晉皆尚散文。用以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李令伯陳情之類是也。至唐始用駢麗。而宋因之。然對偶之中。實無流利之體。初不專尚浮靡堆砌也。其用則有讓官、謝恩、慶賀、進書、貢物、諸表。宋之歐蘇。及明嘉慶以

前。皆體裁簡徑。出入經史。其對但取現成不取縝密。且未有種種定式。嘉隆以後。以富儷爲工。日務繁冗。於是有冒題。有援古。有頌聖。有入事。有自陳。有勉望。起止皆有定式。鋪叙若有成轍。然而文體陋矣。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要見盡題意。又忌太露。貼題目處。須字字精確。若浮泛不切。可以移用。便爲不工也。大抵作表。以簡潔精緻爲先。用事忌深僻。造語忌繁冗。句法忌重複。總要偶聯奇聯錯綜間用。前句長則後句短。前句短則後句長。句調參差。方得離奇變

化而不堆塞板滯矣。啓牋之法。亦當視此爲準。

奏者進辭也。唐虞禹皐陳謨之後。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訓無逸等篇此文辭告君之始也。迨漢孝文。廣開言路。於是賈山獻至言。賈誼上政事疏。厥後進言者日衆。或名上疏。或名上書。或名奏劄。或名奏狀。慮有宣泄則囊封以進。謂曰封事。漢人用以彈劾。又名劾事。故曰奏以按劾。明制陳私情曰奏。非止於按劾也。故奏乃章疏之總名耳。昔人云。君臣相遇。雖一語有餘。上下未孚。雖千萬言奚補。爲臣子者。惟當罄其

忠愛之誠而已。

疏者。布列其情事也。漢時奏事。皆稱上疏。諸王之官屬。上於其君。亦用之。唐之表狀。亦稱書疏。則疏亦章奏之總名。散文儷語通用。世俗施於尊者多用儷語所以表恭敬也。

啟者。開也。取開陳其意之義。謂開道其君於善也。魏晉以下。啟獨盛行。其體亦散文儷語皆用。

牋者。表也。識表其情也。始於東漢。其時上太子諸王大臣。皆得稱牋。後世專以上皇后太子。而其他不得

用其詞有散文有儷語明制奏事太子諸王稱啓而慶賀皇后太子並稱牋

狀者形容其是非而陳也唐宋皆用之亦有散文駢語二體

對議者駮議偏辯各執異見對策揄揚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之偽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對也難矣哉士之爲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疎治對策所選實屬

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議者。漢制也。然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由來舊矣。眉山蘇氏釋之曰。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臨事而議。是則國之大事。合衆議而定之。尚矣。漢置密奏八議用陰陽皂囊封板。以防宣泄。謂之封事。故曰議。以執異。又朝臣外補。天子使人欲其言事。及有事下議者。並以書對。則封事與上書。又名議也。議貴據經析理。審時度勢。以確切爲工。不以繁縟爲巧。以明覈爲美。不以深隱爲奇。八得體之正也。

劄子者宋之創制用以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劄子也蓋本唐人牓子錄子之類而更其名其用最多亦奏疏之名也

彈者糾也劾也周禮里宰街彈之室漢時在街置室撿彈一里之民又漢書注云羣臣上奏若罪法按劾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是則按劾之名其來久矣文選特立其名曰彈事王應麟云奏以明允誠實爲本若彈文則必理有典憲辭有風軌使氣流墨中聲動簡外斯稱絕席之雄也是則奏疏彈文其辭

氣間之不同有如此者。
對問𦍒因問而條對也。體須條達明暢。不事雕飾。如孔明以先主之問。而隆中一對。把天下全局。逐一打算。是也。又有問對者。乃文人假設之辭也。名實皆問者。屈平天問。江淹遂古篇是也。名問而實對者。柳宗元晉問之類是也。或設客難以著其意。文選所錄宋玉之於楚王。相如之於蜀父老。是皆所謂問對之辭。至若答客難解嘲賓戲等作。則皆設辭以自慰者也。景盧洪氏云。東方朔答難自是文中傑出。楊雄擬爲

辭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問對之文反覆縱橫所以舒憤懣而通意慮蓋亦文之不可缺者也至於班固之賓戲張衡之應問則屋下架屋章摹句寫讀之令人可厭迨退之進學解出則所謂青出於藍矣

奏本題本者又明世所獨設其用之分別以論政事曰題陳私情曰奏皆謂之本按以上上書至此諸稱皆奏疏之名宜以明名爲誠爲本以辨析疏通爲當酌古準今删繁舉要乃爲得體也

賦者古詩之餘也亦兼葩經六義詞取鋪張而終歸

諷諫則有風之義焉。句極炫耀而終折以法度則有
雅頌之義焉。緣情發意託物興詞極和平從容之概
則有比興之義焉。而其爲體又厥有五。一曰騷。乃
仿楚辭屈宋之遺規焉。一曰古賦宋玉之神女與風
相如之長門上林子雲之甘泉羽獵平子之兩京兩
都之類是也。一曰四六賦如徐孝穆庾子山之徒是
也。一曰文賦如盧陵之秋聲東坡之前後赤壁是也。
一曰律賦主試所頒如律詩之對偶聲調法律禁嚴
不少假借。自唐宋以來所用以取士固場屋之程式

也其作賦大體當文質相宜穠纖合度不使膏腴害骨稍乖雅飭之音繁蕪損枝不協導揚之體若畫繪之着玄黃組織之品朱紫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心不忘乎規箴詞不流乎繁縟清光逸韻簡貴高華斯爲得之

記者記事之文也故作記以善叙事爲主其名始於戴禮樂記等篇其體祖之禹貢顧命如記營建當紀日月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氏叙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如昌黎之畫記子厚之遊山諸記此

爲正體。一着議論，即失體裁。然記名勝山水，點綴景物，便成妙觀，原可以不用議論。若廳堂亭臺之記，不着議論，將何以撰寫成篇？豈登其梁柱若干、尾石若干而成文字乎？故或有半序事而半用議論，或純用議論，或如王績之醉鄉記，託物以寓意，或如昌黎汴州東西水門記，首之以序而以韻語爲記，或如范文正嚴先生祠堂記，篇末系以詩歌者，皆爲別體。及觀退之之燕喜堂記，亦微載議論於中，至于厚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辭多矣。迨至歐蘇而後始專以

議論爲記者。即就范文正之記嚴祠歐陽文忠之記晝錦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雖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爲體之變也其題或曰某記或曰記某命題雖不同而體未嘗異論辨序題可以類推。

序。序者緒也發其事理次第有序也序之名始於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有叙事多者有議論多者有末後綴以詩者三者皆通用西山真氏則分

無詩者爲正體。有詩者爲變體。東萊呂氏云凡序文籍。當序作者之意。其實大抵序事之文。以次第其語。善叙事理爲上。近世應用惟贈送爲盛。當須取法昌黎。則庶得古人贈言之義。而無枉己狥人之失也。

小序者。古人著書。每自爲之序。明其篇章之所由作。然後己意瞭然。無有差悞。此小序之作。所不可少也。其稱小者。對大叙而名也。

引者導也。大約如序。而稍爲簡短。蓋序之濫觴也。其名引之義。無可攷據。難妄臆說。唐以後始見此體。柳

宗元有霹靂琴贊引。劉禹錫有送元暠南遊詩引。不識是取引導之義否。敢質之博聞君子。

傳者。傳也。記載事蹟以傳於後世也。漢司馬子長作史記。創爲列傳。以載一人始終之事。而爲體亦多不同。迨前後兩漢三國晋唐諸史。則第相祖襲而已。嗣後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士。隱跡山林里巷。慮其湮沒弗彰。或事跡雖微。而卓然可爲法戒者。皆爲之立傳以垂於世。此小傳家傳外傳之例也。西山真氏云。史遷作孟荀傳。不正言二子。而旁及諸子。此體之

變也。可以為法。又范史黄憲傳。盖無事跡。直以語言模寫其形容體段。此為最妙。繇是觀之。傳之行迹。固繫其人。至於辭之善否。則又繫之作者也。若退之毛穎傳及圬者傳。子厚之梓人傳。則有寓意而馳騁於文墨。迂齋謂其以文滑稽。而又變體之變者乎。故有史傳家傳托傳假傳四者之分焉。

書者。親朋往來之辭也。又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而從容。以盡其委曲之意也。有辭令議論二體

戰國兩漢間若樂生若司馬子長若劉歆諸書敷陳明白辨難懇到誠可以為修辭之助至若唐之韓柳宋之程朱張呂凡其所與知舊門人答問之言率多本乎進脩之實讀者誠能熟復以返之於身則其所得又豈止乎文辭而已哉又簡者畧也言陳其大畧也手簡小簡尺牘皆別名耳復有書者乃別出議論以成書也如史記中之八書唐李翺之復性平賦二書之類

論者議也又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劉彥和云

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古經無論名。迨仲尼微言。門人追紀。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嗣此而後。莊生齊物。不韋春秋。王充論衡。老泉衡論。鹽鐵之類。以論立名。而紛紛羣起矣。按論之體有二。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議論以斷其人之善惡。若司馬子長之論項籍商鞅是也。一曰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或評經史之言。正其訛謬。如賈生之論過秦。江充之論徙戎。柳州之論守道守官是也。論貴立意高。說理透。不爲玄言奇語。而人自屈服者爲上。詞

理兼修。華實並茂者為次。總須依於忠厚。止於禮義。秖可翻駁羣彥。不可戲薄聖賢。可據理陳辭。不可強辭奪理。宜於有過中求無過。不可於無過中求有過。貴有生發。譬如欲說人之子賢。必言其祖父之遺徽餘慶。又言其師教之有方。又推其性資之良善。與其交遊之琢習。或借古以証今。或因彼而例此。如東坡之多方援据。知如此推廣。則圓轉不窮矣。故善作文者。恒能於無題目處生出文字來也。至於章法。全在結構精詳。虛實處有賓主。馳驟處有節制。鋪敘處多

曲折過接處無痕迹或整齊或疎放或實或虛或反或正如神龍之出沒天矯百變則佳矣唐宋取士用以出題然求其辭精義粹卓然名世者亦惟韓歐為然按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有數追無形迹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迹如妄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

以曲論哉

志者記也。字亦作誌。其名起於漢書十志。而後人因之。大抵記事之作也。

紀事者記志之別名。而野史之流也。古者史官掌記時事。耳目所不逮。往往遺焉。故文人學士。遇有見聞。隨手紀錄。或以備史官之採擇。或以補史籍之遺忘。故以紀事名之。

原者本也。究其委末。曲折抑揚。以明其理。亦論之別流也。義始大易原始要終之訓。若文體謂之原者。始

於退之之五原。蓋推其本原之義以示人也。山谷云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學者。多告以原道之命意曲折。石守道亦云。吏部原道原人等作。諸子以來未有也。後之作者。皆取法於是。

說

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攷說之名。起自孔子之說卦。厥後漢許愼著說文。蓋亦祖述其名而爲之辭爾。魏晉六朝文。載諸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說煒燁而譎誑。是豈知言者哉。至昌黎憫斯文之日弊。作師說。抗言爲

學者師迨柳州及宋室諸大老出。因各即事即理而爲之說。以曉當世。以開悟後學。由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餘矣。總之說固義取解說須原本經史。而更自出己見。横說竪說。以抑揚詳贍爲上。與論無大異也。

〈解者〉釋也。亦以講釋解剥爲義。因恐人之有疑而解釋之也。辨疑釋難。與論說原議辯。蓋相通焉。其題曰解某曰某解。無分别也。釋之體亦相同。

〈辯〉判别也。其名本之孟子。公孫丑問好辯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中間歷叙古今治亂相尋之故。凡

八節。所以深明聖人與己不能自已之意。終而又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蓋非獨理明義精。而字法句法章法。亦足為作文楷式。迨昌黎作諱辯。柳州作桐葉封弟辯。識者謂其文數孟子。信矣。大抵辯須有不得已而辯之意。以至當不易之理。而以反覆曲折之辭發之。苟非有關世教有益後學。雖工亦奚以為。

文

文章也。凡篇章皆謂之文。而此獨以文名者。蓋文中之一體也。或盟神。或盟人。或諷人。或告神。或為韻語。或為散文。或倣楚辭。或為四六。如唐德宗之兵備

關東晉文。章陟之與高適來瑱盟文。宋柳州之乞巧文。王安石之上梁文。以及赦文册文之類。其體各異。其用不同也。

箴者。諫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蓋箴乃規誡之辭。諫誨而救其失。若箴之刺病療疾。故名箴以喻之也。古有夏商二箴。見於尚書大傳解。呂氏春秋而殘缺不全。獨周太史辛甲命百官之箴王闕。而虞氏掌獵。爲虞箴。其辭備載左傳。後之作者。蓋本於此。東萊呂氏曰。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箴尾

須依虞箴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之類大抵箴者箴君與已之得失而規則規乎同僚之行誼也其品有二一曰官箴一曰私箴與箴銘贊頌雖均用韻語而體確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反覆古今興衰理亂之故埀示警誡切劘之意使讀者惕然有不自寧之心焉

規者正圜之器所以圜萬物也淮南子云以法正人曰規詩衛風淇奧序云武公能聽其規諫言規其闕失使不敢越若木之就規也古者箴君之過曰箴臣下自相規戒曰規故國語曰官師相規官師者謂衆

官也。相者平等之謂。故知爲臣下自相規諫之辭也。古之規不及見。維唐元結有五規今可得考焉。

戒。戒者警飭之辭。字本作誡。淮南子載堯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漢杜篤有女戒亦箴之類也。其詞或用散文或用韻語。各隨人意也。

銘。銘者名也。記其功美使可稱名也。漢藝文志稱道家有皇帝銘六篇。然忘其辭。獨大學所載成湯盤銘九字發明日新之義甚切。迨周武王則凡几席豆觴之屬無不勒銘致警。厥後又有稱述先人德善勞烈爲

銘者。如春秋時孔悝鼎銘是也。又有以山川宮室門關爲銘者。漢班孟堅之燕然山。則旌征伐之功。晉張孟陽之劍閣。則戒殊俗之僭叛。其取義又各不同也。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又曰。銘其器物以自警。大抵其體有二。一曰警戒。一曰祝頌。陸士衡曰。銘貴博約而溫潤。斯言得之。

銘箴之別。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誡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宏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

頌者容也。美盛德之形容。以告神明者也。考頌之名。實出於詩。詩有六義。六曰頌。若商之那。周之清廟。諸什。皆以告神。頌體之正也。後世所作。不盡告神。或止形容美善耳。至如魯頌之駉駜等篇。則當時用以祝誦僖公。爲頌之變。故胡氏有曰。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頌而已。莊子天運篇。稱黃帝張咸池之樂。焱氏爲頌。斯蓋寓言爾。劉彥和云。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豐縟爲貴。其詞或用散文。或用韻語。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諫之詞。此作頌之

法也。

贊者贊美之辭也。漢司馬相如作荆軻贊。世已無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爲贊。唐建中中進士。以箴論表賛代詩賦而無頌題。迨後置博學宏詞科。則賛頌二題皆出矣。至宋范曄更以韻語。西山云。贊頌體式相似。貴乎贍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爲佳作。大抵其體有三。一曰雜贊。意專褒美。若諸集所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一曰哀贊。哀人之歿而述其德以贊之者是也。一曰史贊。詞兼褒貶。若

史記索隱東漢晉書諸贊是也。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東方朔像贊。劉彥和云贊之爲體促而不曠以抑揚感慨之致。或發爲有韻之詞。其頌家之細條乎。可謂知言矣。其所著文心雕龍四十九篇。篇末各有贊詞。俱用韻語。眞示人作贊之法也。

題跋書讀者。簡編之後語也。題者。諦也。審諦其意也。跋者。本也。因大而見本也。書者。書其語。讀者。因於讀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矣。其後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

則復撰詞以綴於簡末。其名厥四。曰題。曰跋。曰書某。曰讀某是也。其詞攷古証今。釋疑訂謬。褒善貶惡。立法垂戒、各有所爲、而專以明白簡嚴。不肯隨人窠臼爲主。前既有序引。故與序引不同。當掇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予嘗考之。漢晋諸集。題跋不載。至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後之名。宋歐曾而後。始有跋語、其辭意與讀後。亦無大相遠也。故文鑑文類總編之曰題跋而已。盧陳齋云。跋取詩狼跋其胡之義、狼行則前躐其胡。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

語宜峭核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題與書尤貴乎簡峭也又有題詞所以題識其書之本原與其文詞之佳也若漢趙岐作孟子題詞其文稍繁而宋朱子仿之作小學題辭更有韻語亦一體也然題跋書於後而題辭冠於前比又其辨耳

策問蓋上作為設疑問難以試士夫之學問識見也大槩有二一不問時務則問經史然二者亦自相關問時務者必引經史為証問經史者必以時務歸結發策之旨雖顯列前後其中間條分件繫層見側出

隱而不發故爲此以覘士之學術經濟焉。

策者說文云謀也。蓋亦有虞敷納以言之遺意。漢則有所謂對策射策。其時鼂錯董仲舒諸人。以對策褎然爲舉首。而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然或延於大殿。訪以理道。諮以政事得失。非試之也。迨東漢以來。皆有策試之事。宋熙寧始。其第三場試策五道。問經義者三。時務者二。是仍唐太初舊制也。策體有三。一曰制策。乃天子稱制以問而對者。如鼂錯董仲舒是也。一曰射策。探事而獻說者。如蕭望之是也。一曰試

策乃有司策試士而對者即制策類也一曰進策乃士庶著策而進上者即射策類也試策其題長至千餘字俱設疑問難露一隱二以俟作者深求作者須詳攷所問何者爲綱何者爲紀何者爲正問實事何者爲泛問餘情何者爲血脉何者爲眼目識其旨歸胸有成見一一分派已定擒定一箇主意所問緊係我可以對歸一說所問有疵我可以折歸正理不爲問目所困而盡情闡發自有確見議論則下筆氣勢勃勃結構盡是經綸俾閱者識爲命世之言由於經

世之學知其爲君子矣漢董仲舒學識醇正孝武策之再三故克罄所藴帝因是罷黜百家專崇孔子陸表章六經宋蘇子瞻答仁宗制策亦輸忠陳義婉切忠摯皆有功於世道人心不失爲君子焉

一體者即昭明所輯文選中其文體有曰七者是也所載枚乘七發容齋隨筆云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辭固爲可喜嗣後作者踵起如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辯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啟取美於宏壯仲宣七

釋致辨於事理自桓譚七說以下左思七諷以上馬融七廣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暌或理粹而辭駁規仿太切了無新意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宮館壯語畋獵窮瑰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艷詞洞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其中惟七厲叙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及唐柳子厚作晉問亦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之間沿襲

之弊一洗竊嘗考對偶句語六經所不廢七體雖尚駢儷然辭意變化與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後作者未聞迨元袁伯長之七觀明洪武間宋王二老之志釋文訓其富麗固無讓於前人至其論議又豈七發之可比焉

雜著者諸儒先所著之雜文也或評隲古人或詳論政教隨所著立名而不落一定之體格也故謂之雜著著雖雜其本乎義理發乎性情則與他文無異蓋作文必以理爲之主也

檄者。釋文訓爲軍書也。說文云。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以號召。春秋祭公謀父稱文告之辭。即檄之本始。戰國張儀爲檄告楚相。其名始著。若有急。則插雞羽而遣之。故謂之羽檄。言如飛之疾也。劉彥和云。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强弱。角權勢。標著龜於前驗。懸鞶鑑於已然。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也。可謂蓋之矣。昔人謂檄以散文爲得體。故辭直義顯。唐尚駢語。始用四六。如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曌檄。亦

傳作也。其他報答諭告。及上官徵吏。亦有稱檄者。蓋

明遠之義爾。

露布者。軍中奏捷之辭。文心雕龍所謂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者也。通典云元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此其始也。考諸文章緣起。則曰漢賈洪爲馬超伐曹操作露布。世說載桓溫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則魏晉以來有之矣。但無傳本。唐宋傳者。其命辭皆用四六。與當時表文無異。西山真氏云。露布貴奮發雄壯。稍麤亦無害。劉彥和

移檄篇云。檄式稱露布。豈露布之初。告伐告捷。與檄通用。而後始專以奏捷歟。

公移者。諸司相移之詞也。其名不一。總括之曰公移。唐世。凡百官達於其長上曰狀。職官階級稍上。及對職者。皆曰牒。至於諸司自相質問。其用有三。曰關。謂關通其事也。曰刺。謂刺舉其事也。曰移。謂移其事於他司也。宋制。宰執帶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移六部用劄。六部移宰執帶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及從官任侍副。移六部。用申狀。六部相移。用公牒。明時上逮

下者曰帖。曰照會。曰劄付。曰案驗。曰故牒。下達上。曰呈。曰申。曰案呈。曰咨呈。曰牒呈。諸司相移者。曰咨。曰牒。曰關。上下通用者曰揭帖。今文武相移曰移會。曰移咨。上逮下曰諭。曰札。下達上曰詳。曰照驗。大約因前代之制而隨時隨地。或仍或改。而變通以損益之。總睽於事理而歸於切當焉。

碑者。非文章之名。乃古斲大木為之。植於中庭。即今易之以石而豎之者也。儀禮士婚禮曰。入門當碑揖。又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喪

大記曰、君葬四綍二碑等句、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聘禮曰、賓自碑內聽命。考是四說及釋、則知宮室之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知早晚引陰陽也。宗廟之必有碑、所以牽牲以紖貫碑中也。葬之必有豐碑、所以樹之於壙前後、以綍繞之、間之轆轤、用以輓棺而下之也。夫是古之所謂碑者、乃葬祭饗聘之際。所植之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其堅且久耳。未聞勒銘於上者也。故唐虞以至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勒石之事。管子稱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

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世稱周宣王蒐於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曰獵碣洎延陵墓表俚俗目爲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經見亦無取焉司馬子長著始皇本紀著其登嶧山上會稽甚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勒碑之說今或謂之嶧山碑者乃野人無稽之言也漢班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邱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飭碑之材而爲文章之名也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爲

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迨李翔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繞縛麗牲之具。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復古之士。不當如此貽悞千載。故特著曰碑非文之名也。碑實祭日繫牲之具。後世臣子因冐彜斬闕無以紀其君父功德。故以石代金。追紀其先功美。以書其上。以垂不朽。秦漢以來。始謂刻石爲碑。是碑乃可以刻文之材。猶几杖盤盂之可以書銘。非几杖盤

盂而便可以稱之爲銘也今人不察名其文就謂之碑繆矣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俊偉之烈事實多者止須叙事若故意攙入議論便成贅瘤事實寡者不少叅之以議論必寂寞不成文字前輩有謂碑文一著議論便非體裁者此言亦過矣矧各體詩文皆可勒之於碑大約宮室寺院記序居多邱墓宗祠誌傳居多非文章諸體之外另有一種碑文體也

誄者累也。累列生時實行而爲之辭也。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其六曰誄。魯哀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公誄之。禮累舉其生平實行。爲誄而定其謚以稱之。此唯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而無謚。後世有誄辭而無謚者。蓋本於此。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文章緣起有漢武帝公孫宏誄。不傳其辭。文選錄曹子建之誄王仲宣。潘安仁之誄楊仲武。蓋皆述其世系行業。而寓哀傷之意。厥後昌黎之

於歐陽詹。柳州之於呂溫。則或曰誄辭。或曰哀辭。而名不同。迨宋南豐東坡諸老所作。則總謂之哀辭。大抵誄則多叙世業。故今率仿魏晋。以四言爲句。哀辭則寓傷悼之情。而有長短句。及楚體之不同焉。大約作誄之體。選其言。録其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文也。曖乎若可覿。道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人禱祀用誄者。乃累功德以求福。如魯論誄爾於上下神祇也。

弔文者。弔死之辭也。古者弔生曰唁。弔死曰弔。其外

或驕貴而殞身。或憤怨而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才美而喪累。他人慰之惜之。並名爲弔。

祭文者。實亦弔也。古者祀享史有冊祝。載其所以祝之之意。考之經可見。其體有韻語。有儷語。大抵易騷楚騷而切要惻愴。似稍不同。否則過華韻緩。化而爲賦。若不用韻。則非祭文體矣。人謂昌黎祭十二郎文不用韻。抑知其正用四支。蓋由信口讀之而不察耳，惟明歸震川先生。嘗用散體。亦祭文之變也。文選所載謝惠連之祭古塚。王僧虔之祭顏延年。則不過敘

其所祭及悼惜之情而已。夫祭文之用有四。祭奠之文。貴乎道達情意。哀切由衷。兼爲其生平之行誼而悲其死亡之過速。如祈禱雨暘驅逐邪魅干求福澤。此三者。貴乎悔過遷善。辭恭而意懇。不亢不浮爲得體。唐宋韓柳歐蘇暨道學諸君子。或水旱而禱於神。或因喪葬而祭。親舊眞情實意。溢出言辭之表。誠學者所當取法者也。若夫諛辭巧語。虛文蔓說。固弗足以動神明。而反爲君子之所鄙厭也已。

行狀者。乃取死者生平言語行事世系名字爵里壽

年後裔之詳。著爲行狀。亦名行述。或牒考功太常。使之議謚。或牒史官。請爲編錄。或上作者。乞撰銘誌表記之類之辭也。以其有所請求。故稱之曰狀。夫行狀之文。多出於門生故吏。親舊之手。以謂苟非親切。不能知之詳也。近多作子孫語氣。子孫自已出名。將憲爵具銜塡諱。士夫家皆然。攷行狀始自漢丞相倉曹傳胡幹作楊原伯行狀。然徒有其名而亡其辭。文選所載任彥升所作齊竟陵王行狀。辭多矯誕。識者病之。唐昌黎河東所作。可爲楷式。

逸事狀者、其人言行、史已作傳。而尚有卓然行業。不詳其所載。恐後終逸失墜。故有逸事狀。乃狀之變體。如柳州爲段太尉所作。可法也。

墓壙塔碑碣磚板之誌銘序表文記諸辨

墓者、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故曰墓也。壙者、墓穴也。塔瘞、僧而累土之處也。西域浮屠爲塔。其典故。見唐貞觀三年。茲不蔓贅。方者爲碑。圓者爲碣。碑者、古之葬。有豐碑以窆。用木爲之。樹於槨之前後四角。穿中爲鹿盧繞之繂。繂、即綍也。以綍一頭繫棺緘。一

頭繫贔屭本備下棺於穴之用秦漢以來死有功業則刻於上稍改用石晉宋閒始有神道碑之稱蓋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因立碑其地而名爾

神道碑者墓之東南稱曰神道實入墓之路也此乃外碑非比墓誌銘石之埋於壙前地中者唐之碑制龍趺螭首五品以上官用之而近世高低廣狹各有等差則制之容也葬既爲墓誌以藏諸幽又爲碑碣表以揭於外皆孝子慈孫不忍蔽其先德之心也其爲文曰墓碑文其爲體有文有銘又或有序文與墓

誌銘大畧相似。而其銘。或謂之詞。或謂之系。或謂之頌。要之皆銘也。但不能如誌銘之備。而大畧相通。亦正變之異體也。大抵碑銘所以論列德善功烈。雖銘之義稱美弗稱惡。以盡其孝子慈孫之心。然無其美而稱之。謂之誣。有其美而弗稱。謂之蔽。誣與蔽。君子弗由也。古今作手。惟昌黎最高。行文首尾不再蹈襲。凡碑碣表於外者。於文則稍詳。若誌銘之埋於壙前者。文則謹嚴焉。其或曰碑文。或曰墓碑。或曰神道碑。或曰神道碑文。或曰墓神道碑。或曰神道碑銘。或曰

神道碑銘并序或曰碑頌皆別題也。

碣者方趺圓首五品以下官用之而近世復有尺寸之限則其制益容矣古者碑碣通用後世乃以官級之故而別其名其實無大異也其爲文曰墓碣文亦敘事而兼議論與碑相類而有銘無銘惟人所爲其銘之額亦與誌銘同其題有云碣銘有云碣頌并序或專言碣而復有銘無言銘而確無碣亦猶誌銘之不一體也

表者標也謂立木以爲表標其位也墓表有官無官

皆可用。非若碑碣之有等級限制也。以其豎於神道。又稱神道表。此外又有曰阡表。阡者、壟也。曰殯表、未葬之稱。曰靈表。始死之稱。自靈而殯。自殯而墓。自墓而阡也。

墓誌銘。誌者、記也。銘者、名也。人有德善功烈。可名於世。鑄器以銘。故於葬時。述其人之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言卒葬日月。與其子孫之大畧。勒石加蓋。埋於壙前三尺之地。以爲異時陵谷變遷之防也。迨夫末流。乃假手於文士。以謂可以信今傳後。而誇誕太過

者。亦往往有之。然使正人君子立言有體必不肯徇人以情也。其體有文有銘文或先有序。事實多者。專叙事。事實少者。可參之以議論焉。其題曰墓誌銘者。有誌有銘者也。題曰墓誌銘并序者。有誌有銘有序者也單題曰墓誌。則無銘者也。單題曰墓銘。則無誌者也。然亦有單題云誌。而確有銘。單題云銘而確有誌者。以上皆正體也。有虛作誌文。而銘內始序事者。有純用也字爲節段者。乃變體也。夫銘之爲體則有三言四言七言雜言散文之異。有中用兮字者有末

用也字者。其用韻有一句用韻者。有兩句用韻者。有三句用韻者。有前用韻而末無韻者。有前無韻而末用韻者。有篇中既用韻而章內又各自用韻者。有隔句用韻者。有韻在語詞上者。有一字隔句重用。自爲韻者。其更韻有兩句一更者。有四句一更者。有數句一更者。有全篇不更者。有全不用韻者。不一體也。誌銘埋於壙者。文則謹嚴。其書法則唯書其學行大節。小善寸長則皆弗錄。非比碑碣表之標於外者。文宜詳也。近世至有將墓誌亦刻墓前。斯失之矣。此外又

有未葬而權厝者。曰權厝誌。既殯之後。葬而再誌者曰續誌。又曰後誌。如柳河東集之爲連州司馬淩君所撰是也。歿於他所而歸葬者。曰歸祔誌。如河東集之先夫人歸祔誌是也。葬於他所而後遷者。曰遷祔誌。如河東集叔姚陸夫人遷祔誌是也。刻於蓋者曰蓋石文。刻於磚者曰墓磚記。又曰墓磚銘。如河東集之下殤女子及小姪女墓磚銘是也。書於木板者曰墳板文。如唐文粹載舒元輿撰陶母墳板文幷序是也。有曰墓版文。又有曰葬誌。如河東集有馬室女雷

五葬誌是也。有曰誌文。其有誌無銘者。如江文通集有宋故尚書左丞孫緬等墓誌文是也。其有誌有銘者。如河東集有王侍郎母劉氏誌文是也。有曰墳記。又曰墳誌。如河東集之弃夫人墳記是也。有曰埋銘。又曰墳銘。又曰槨銘。如朱文公之女埋銘是也。在釋氏則有塔銘塔記。如唐文粹載劉禹錫爲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河東集之南嶽和尚塔銘是也。凡二十題。名稱雖異。要皆墓誌銘之流也。

謚法之設。義取勸善戒惡

古者。生無字。死無謚。生無字。故名而不諱。死無謚。故上下同之。至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野。及終將葬。乃制謚法。謚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是以周制幼而名。冠而字。死而謚。名者成也。取名有五。或信或義或象或假或類。以冀其成也。字者所以貴其名也。謚者所以成其德也。古之爲謚。賢者取賢。愚者取愚。白虎通曰。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爲善而戒人爲惡也。繇是觀之。則謚之所繫。豈

不重歟周禮春官小喪賜謚疏云小喪卿大夫之喪王氏謂王子弟之喪乃大史往賜之至遣之日小史往爲讀之葬後則稱謚矣是則賜謚之制實始於周崇文總目載周公謚法一卷又有春秋謚法廣謚等書然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人謚號增輯而爲之宋仁宗朝眉山蘇老泉嘗奉詔編定乃取世傳周公謚法以下諸書定爲三卷總一百六十八謚至孝宗淳熙中夾漈鄭樵復本蘇氏書增損定爲上中下三等通二百一十謚爲書以進自漢晉以來凡公卿大夫

賜謚必下太常定議。博士乃詢察其善惡賢否。著爲謚議。以上於朝。若晉秦秀之議何曾賈充。唐獨孤及之議苗晉卿。宋鄧忠臣之議范純仁。李清臣之議歐陽永叔是也。當時雖或未能盡從其言。然千百載下讀其辭者。莫不油然興起其好惡之心。嗚呼。是則謚法所繫。豈不甚重乎哉。大抵謚者。所以表其實行。故必由君上所賜。善惡莫之能掩。若夾漈先生之論。多有可取者。近世名儒隱士之殁。門人朋舊有私謚易名之義。蓋亦尊崇其生平德行。而不忍潛德之不彰

意也。

五言排律

詩之源。本於三百篇。其體則風雅頌比興賦六義爾。迨至荆楚騷辭。漢魏樂府古詩。沿至齊梁唐宋。其流代變。題號繁多。支分派別。而總不外乎六義。然其發乎性情。移於敎化。義理淵深。難以遽晰。秉鈞因著歷朝詩鈔說體一編。以公同學。茲奉功令。鄉會次場。試以五言八韻。歲科小試。六韻命題。若不明曉準繩。初學應試者。將何以適從乎。於是又

懸此排律簡便要言以爲之的。夫五排者本五律一首。將前後四句排開。從中揷入四句故名曰排律。實五律之增益也。兩句爲一聯四句爲一截。自四韻以至百韻亦止如此。唐初諸家。意密語重。滯氣亦多。景龍以後。名作遂盛。少陵蒼厚雄深。宕以奇氣。斑駁陸離千態萬狀。固盡此體之能事。元白亦工。而骨力遜矣。至若試律風簷寸晷之下。即使老手。亦難盡善。況初學入場。不過春鶯乍囀。焉能遽臻其妙耶。秖須不失矩矱而已。厥法。起首二句。必將題中字一一清出。

謂之破題以其點破字面也貴用雙起第三句頂首句第四句頂次句此是次聯名曰承題又曰領比不拘虛按明點必須渾冒全題或首聯分疏則次聯渾寫或首聯原起則次聯分跡相題繁簡以爲節制三聯貴發題蘊要在典切工妙腴而不膚鍊而不澁謂之頸比如身之有頸爲其接載上兩聯也四聯或補寫題面或闡發題意或自遠及近或自下而上謂之腹聯亦名中比與第三聯有虛實之不同深淺之變換或分或合隨心成矩五聯或就題旁襯或題外推

開或題後渾括隨題收住此謂後比至於末聯謂之結尾綫多寄托以寓褒抱以申頌揚必須映切本題渾涵縹渺餘韻由笆斷不可着意祈請自落卑污又不可過存身分涉於誇亢此兩聯尤貴一氣銜接使聲振篇中神溢句外初學為此且無專求工先要題旨勿誤解使事勿與僻用意無違礙用字避不祥諧聲協律順文不失黏末聯之上寧對仗工整勿用散句便稱穩愜可獲售矣總之詩有差謬便能害經藝而被黜詩入佳妙不能以詩工而不論經藝之瑕疵

也。除起首結尾兩聯。其中領頸腹後。共八比。明代取士倡經藝八比法。乃本諸此。

文房肆攷卷六 終